#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护理专业中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

杨槐<sup>1,2</sup>,张灏<sup>3,4</sup>,龚少英<sup>1</sup>

(1.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430079;2.成都中医药大学高教研究与质量评价中心,成都611137; 3.成都师范学院心理学院,成都611137;4.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成都610041)

【摘要】 目的:探讨护理专业中职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情绪调节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报告法、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情绪调节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对护理专业中职学生进行网络调查,获得有效数据800份。结果:除表达抑制与核心自我评价、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认知重评、主观幸福感间两两相关显著;核心自我评价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中介效应显著,核心自我评价与认知重评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结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够直接预测护理专业中职生主观幸福感,还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也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与认知重评的链式中介作用预测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中职生;核心自我评价;情绪调节;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3.033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ajored in Nursing: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YANG Huai<sup>1,2</sup>, ZHANG Hao<sup>3,4</sup>, GONG Shao-ying<sup>1</sup>

¹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²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Quality Evalu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1137, China; ³School of Psychology,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7, China; ⁴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aimed at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S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SWB). Methods: A total of 800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ajored in nursing were tested by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SSS) questionnaire, core self–evaluation scal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scale. Results: It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mong SSS, core self–evaluat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SWB except that suppress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ore self–evaluation or SWB.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SSS and SWB,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SSS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Core self-evaluation; Emotional regulatio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SS); Subjective well-being(SWB)

and SWB. Conclusion: SSS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s SWB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ajoring in nursing, but also indirectly predicts SWB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as well as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护理专业中职生是较早进行职业选择和医学专业化培养的学生,是青少年中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因中考不利而被动选择进入中职学校学习,

of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基金项目】 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8YJCZH233);成都中医药大学2019年校级教改项目(项目编号:JGYB201901)

第一作者:杨槐,yangh827@163.com

通讯作者:龚少英,gongsypsy@mail.163.com

与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心理健康问题已日益突显。已有研究发现护理专业中职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青年常模,31.31%的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sup>11</sup>,不良行为检出率为56.79%<sup>12</sup>。不良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学习压力、适应三个方面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来源<sup>13</sup>,因此,深入探讨护理专业中职生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多采用心

在学习上可能面对过一些挫折,随着医学学业压力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理病理学的模式探讨护理专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sup>11</sup>,较少采用积极心理学指标。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以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标,探讨其影响因素,以为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通常 指个体根据自己的主观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 评估,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特点[6]。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因素较多,早期研究集中在经济收入或 金钱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认为经济收入能够预测 主观幸福,但预测作用具有不稳定性,存在边际递减 效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可能导致社会 经济地位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7,8]。根据社会因果 解释论家庭投资模型,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父母受教 育程度、父母职业地位对于对孩子的投入具有正向 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孩子获得的教育与情 感投入越多,更可能获得高积极情感和主观幸福感 <sup>[9]</sup>。对青少年和医学生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也能够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10,11]。对护理专业 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文献分析发现,护理专业学 生主观幸福感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12]。此外,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还可以通过亲子关系、父母卷入的中 介作用预测主观幸福感四。总之,社会经济地位对 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强调 个体在社会群体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包括客观社会 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SS)[14]。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庭 成员职业等级、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三个指标来衡 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体自我感知和评价的相 对社会经济地位,大多采用 Macarchur 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量表进行测量。主观经济地位与客观经济地位 均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15,16],但客观社会经济 地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来实现四。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以客观社会经济地 位为基础,具有更多的价值和经验判断,更倾向于一 种主观知觉和评价,与主观幸福感一样都源于个体 的感知经验,受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较大,可能对主 观幸福感具有更好的预测作用。已有研究多从客观 社会经济地位角度来探讨其影响作用,较少关注主 观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本研将探讨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对护理专业中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 CSE)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主要指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18]。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个体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认知评价

和应对方式。有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自尊、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9.20],而自尊、自我效能感与核心自我评价都是自我概念的重要变量。因此,可以推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显著预测核心自我评价。同时,核心自我评价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相关显著。有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发展资源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21.22]。由此,可以推测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显著预测护理专业中职生主观幸福感。因此,本研究假设核心自我评价在护理专业学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

情绪调节是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达施加 影响的过程。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情绪调节的主 要方式。认知重评是一种先行关注策略,发生在情 绪的早期,个体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评估而改变 情绪反应,表达抑制是一种反应关注策略,发生在情 绪反应后期,通过抑制情绪行为而调节情绪[23]。已 有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预测认知重 评[24],负向预测表达抑制[25]。对情绪调节与生活满 意度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与高生活满意度相关,表 达抑制与低生活满意度相关[26],认知重评能够显著 降低负性情绪水平和情绪唤醒,但表达抑制却不能 四。认知重评能正向预测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表 达抑制则不能直接负向预测,但可通过间接因素预 测主观幸福感[28]。总之,情绪调节既可能受到主观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也能够影响主观幸福感。因此, 本研究假设情绪调节在护理专业中职生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

根据社会因果解释论的家庭投资模型<sup>19</sup>,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可能受家庭情感和资源投入影响,形成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而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个体更倾向于较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较多的表达抑制策略,表现出较低的主观幸福感。已有研究较少关注情绪调节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但对核心自我评价与情绪调节效能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显著预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sup>[29]</sup>。由此推测,核心自我评价也能够预测情绪调节。基于此,本研究假设核心自我评价与情绪调节在护理专业中职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 1 方 法

# 1.1 对象

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个体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认知评价 以成都市某两所中职学校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网络调查,获得有效问卷800份,其中男生40人,女生760人,年龄在15-18岁之间,家庭来源于城市171人、农村629人。家庭结构中非完整家庭149人(单亲家庭145人,4人失去双亲),完整家庭651人。所有学生均自愿参加测试。

## 1.2 研究工具

- 1.2.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参照麦克阿瑟梯子启动法<sup>[30]</sup>,自编题目"我觉得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_\_\_\_"进行测试,从非常低到非常高进行5级评分,得分越高,主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 1.2.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Judge等人编制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31],量表包括10个题目,每题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进行7级评分,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87。分数越高说明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
- 1.2.3 情绪调节量表 采用 Gross 等人编制, 王力 等人修订的情绪调节量表<sup>[32]</sup>, 该量表包括认知重评 和表达抑制。认知重评包括六个题目, 表达抑制包括四个题目。所有题目进行7级评分, 从1~7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越倾向于运用此种情绪调节策略。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897, 0.780。
- 1.2.4 主观幸福感测量 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33]、 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PNAS)[34]。生活满意度量表 包括5个题目,按likert-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 意,7表示非常同意,本研究中Cranach's α信度系数

为0.87。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包括18题,likert-5点计分,1表示根本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本研究中积极情绪 Cranach's α系数为0.95,消极情绪 Cranach's α系数为0.92。参考已有研究计算主观幸福感指标<sup>[35,36]</sup>,将生活满意度、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均值进行标准化,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标准化值之和减去消极情感标准化值即为主观幸福感指标。

# 1.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2.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均值、差异检验、信度系数、相关系数分析、采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查,发现有7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其中最大的因子解释总变异的26.84%,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无明显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 2 结 果

#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护理专业中职生在各变量上 的差异分析

由表1可知,不同性别护理专业中职生在各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来源于城市家庭护理专业中职生除表达抑制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认知重评、主观幸福感均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家庭结构完整的学生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上显著高于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学生。

组别		人数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核心自我评价	认知重评	表达抑制	主观幸福感
性别	男	40	2.725±0.847	4.523±0.686	4.575±1.320	3.931±1.281	0.048±2.709
	女	760	2.924±0.548	4.454±0.619	4.567±1.089	4.035±1.209	-0.014±2.043
	t		1.468	-0.679	-0.052	0.527	-0.143
家庭来源	城市	171	$3.140\pm0.512$	4.605±0.657	4.731±1.165	4.044±1.235	0.470±2.155
	农村	629	2.852±0.566	4.417±0.607	4.522±1.080	4.026±1.206	-0.142±2.041
	t		6.020**	3.361**	2.212*	0.172	3.439**
家庭结构	完整	651	2.939±0.540	4.457±0.610	4.539±1.079	4.028±1.205	0.041±2.039
	不完整	149	2.805±0.633	4.460±0.685	4.686±1.189	4.039±1.247	-0.237±2.239
	t		2.372*	-0.047	-1.469	0.099	1.467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护理专业中职生在各变量上的差异(M±SD)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2。

#### 2.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除表达抑制与核心自我评价、主观 幸福感相关不显著外,其余各变量相关显著。

### 2.3 核心自我评价与认知重评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2可知,除表达抑制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认知重评、主观幸福感两两间相关显著,符合中介效应分析条件。运用Hayes开发

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非参数 Bootstrap法(重复取样设定 5000次,置信区间设置为 95%)分析核心自我评价与认知重评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将性别、家庭来源、家庭结构作为控制变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认知重评作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210, P<0.01)和核心自我 评价(β=0.128, P<0.01), 而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正向 预测认知重评(β=0.339,P<0.01),但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不能直接预测认知重评( $\beta$ =0.060, P>0.01)。将 核心自我评价和认知重评纳入方程后发现,主观社 会经济地位仍然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但预测作用 明显降低(β=0.117, P<0.01), 回归方程解释率明显 增加(R<sup>2</sup>=0.506, P<0.01),核心自我评价(β=0.622, P<0.01) 与认知重评(β=0.133, P<0.01) 均能够正向 预测主观幸福感。见表3。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 幸福感的总效应为 0.210, 直接效应为 0.117(SE= 0.034, 95% CI=[0.051, 0.183]), 总间接效应 0.093 (SE=0.028, 95%CI=[0.038, 0.151])。其中,核心自我 评价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中介效 应为0.080(SE=0.027, 95%CI=[0.028, 0.132]),95%的

置信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 37.90%。认知重评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 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08(SE=0.006, 95%CI= [-0.012,0.020]),95%的置信区间包括0,中介效应 不显著。认知重评与核心自我评价在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链式中介效应为0.006(SE= 0.027, 95%CI=[0.002, 0.011]), 95%的置信区间不包 括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2.74%

表2 各变量相关矩阵

变量	M±SD	1	2	3	4
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2.914±0.567	1			
2.核心自我评价	4.457±0.623	0.145**	1		
3.认知重评	4.566±1.101	0.108**	0.350**	1	
4.表达抑制	4.030±1.211	0.081*	-0.061	0.451**	1
5.主观幸福感	-0.011±2.079	0.229**	0.687**	0.361**	-0.048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

表3 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方程1:主观幸福感		方程2:核心自我评价		方程3:认知重评		方程4:主观幸福感	
贝侧文里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90	-0.453	-0.140	-0.815	0.009	0.051	0.002	0.015
家庭来源	-0.195	-2.135*	-0.232	-2.330*	-0.046	-0.512	-0.034	-0.524
家庭结构	-0.101	-1.073	-0.014	0.141	-0.141	1.575	-0.130	-2.017*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210	5.185**	0.128	3.061**	0.060	1.471	0.117	3.476**
核心自我评价					0.339	8.188**	0.622	20.625**
认知重评							0.133	5.031**
R	0.245		0.176		0.360		0.711	
$\mathbb{R}^2$	0.060		0.031		0.130		0.506	
F	10.472**		4.969**		17.245**		107.471**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

表 4 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效应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相对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0.117	0.026	0.051	0.183	55.71%
总间接效应	0.093	0.028	0.038	0.151	44.29%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主观幸福感	0.080	0.027	0.028	0.132	37.90%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认知重评→主观幸福感	0.006	0.002	0.002	0.011	2.74%

####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来源于城市家庭护理专业中职生主 观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认知重评、主观幸 福感均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家庭结构完整的学生在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上显著高于不完整家庭学生。说 明家庭来源和结构的完整性是影响各变量的重要因 素,这提示中职学校应该更加重视来源于农村家庭 的学生和来源于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学生,他们可能 在经济状况和父母情感投入方面面临更多困难。本 研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显

著,与已有研究结果较为一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核心自我评价、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显著,也 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7,19]。

本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主观 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还可 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根据社 会因果解释论[24],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社会化 实践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受到父母开 展的家庭教养活动的影响,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 研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辛福感相关显 拥有更多的经济与人力资本,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子女的教育与成长中,子女所感受的物质和精神上 的满足促使其主观幸福感增强,反之,则减弱。同 时,家庭面临的社会经济困境会影响父母的情绪、行 为与人际关系,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对核心自我 评价与情绪关系的研究发现[37],核心自我评价能够 预测积极情绪,高核心自我评价与积极情绪有关。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其核心自我评价较 高,而高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显著预测高主观幸福 感。因此,本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的部分中介作 用符合社会因果解释论的家庭投资假设。

本研究还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核 心自我评价与认知重评的链式中介作用预测主观幸 福感。基于Lazarus认知评价理论[38],个体情绪产生 源于个体的认知评价,通过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对 情绪事件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认知重评是一种适 应性的情绪调节方式,其原理是改变对情绪事件的 理解而改变认知,试图产生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而 情感成分又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成分。因此,认知 重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符合情绪的认知评价理 论,也与已有实证研究较为一致[18,39]。核心自我评 价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与认知重评对情 绪的作用机制具有相似的因素,前者是对自我的总 体认知评价,其评价性是构成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 条件,后者是对具体情绪事件的认知评价。两者的 评价结果均指向情绪体验,而情绪又是主观幸福感 的重要指标,因此,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预测核心自我 评价,再通过认知重评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符合 已有理论构想。

本研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直接预测护 理专业中职生主观幸福感,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 中介作用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还能通过核心自我 评价与认知重评的链式中介作用预测主观幸福感。 这提示着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可以通过核心自 我评价与认知重评的训练来提高护理专业中职生主 观幸福感,尤其是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较低的 个体,可以通过训练其中介因素而提高主观幸福感。

### 参考文献

- 1 梅雨珍. 中职护理专业学生心理状况调查报告. 科技展 望, 2016, 26(30): 348
- 常维纬, 莫雪安, 高文, 等. 中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学生不 良行为的现状研究. 中华护理教育, 2014, 11(2): 115-117
- 3 侯诗宜. 中职生心理健康状态调查研究. 中国卫生产业, 2017, 14(3): 163-165
- 4 詹清清, 牟晶晶. 中职护理专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

99

- 刘瑛,凌敏,姜芸苓,中职护理专业毕业生择业期间焦虑 水平及其相关因素. 卫生职业教育, 2011, 29(9): 120-121
- 6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3): 542-575
- Diener E, Kahneman D, Tov W, et al. Income's association with judgments of life versus feelings. In E. Diener E, Helliwell JF, Kahneman D (Ed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New York, NY,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15
- 8 Louis T, Diener E.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1, 101(2): 354-365
- 9 王振宏, 郭德俊. Gross 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 心 理科学进展, 2003, 11(6): 629-634
- 10 王玥.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教育支持的中介作用. 教育科学研究, 2016, 9:
- 11 杨秀木, 齐玉龙, 申正付, 等.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价 值观对医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1): 154-158
- 12 巫雅萍, 叶旭春. 2003-2012年我国护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文献分析. 护理学报, 2014, 17: 72-76
- 13 Ge, Ting.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7. 13591053 1775046
- 14 Bradley RH, Corwyn R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21(3): 371-
- 15 Pinquart M, Sorensen S. Influenc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network, and compet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and Aging, 2000, 15 (2): 187-224
- 16 Silin H, Jiawei H, Ling S, et al. The effect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 819
- 17 Demakakos P, Nazroo J, Breeze E, et 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the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8, 67(2): 330-340
- 18 Judge TA, Erez A, Bono JE, et al. The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3, 56(2): 303-331
- 19 欧阳智, 范兴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心理资本对农村留 守儿童自尊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6): 1182-1185+1190
- 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西部素质教育, 2019, 5(12): 94-95+ 20 焦开山, 于小寒, 靳苗. 大学生精神健康差异形成的途径(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和机制. 青年研究, 2018, 423(6): 25-34+95-96
- 21 常淑敏, 荆建蕾, 郭玲静, 等. 发展资源与主观幸福感: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心理学探新, 2017, 6: 76-81
- 22 Tsaousis I, Nikolaou I, Serdaris N, et al. Do the core self–evaluations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2(8): 1441–1452
- 23 Gross J.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Psychophysiology, 2000, 39(3): 281–291
- 24 毛玉翠. 初中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校适应的影响:主观社会地位与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西北师范大学, 2020
- 25 刘家琼. 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表达抑制与抑郁情绪的关系研究. 贵州师范大学, 2019
- 26 Haga SM, Kraft P, Corby EK. Emotion regulation: antecedents and well-being outcome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in cross-cultural sampl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9, 10(3): 271-291
- 27 Conger RD.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 58(1): 175–199
- 28 柴晓运, 郭海英, 林丹华, 等. 情绪调节策略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2018, 1: 71-76
- 29 马俊军, 王贞贞.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 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 (4): 172-175

- 30 Kraus MW, Cote S, Keltner D.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21 (11): 1716–1723
- 31 戴晓阳. 常用心理量表评估手册.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249-251
- 32 王力, 柳恒超, 李中权, 等. 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7, 15(6): 503-505
- 33 Pavot W, Diener E. 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3, 5(2): 164–172
- 34 邱林, 郑雪, 王雁飞.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 应用心理学, 2008, 3: 249-254
- 35 Busseri MA, Sadava SW. A Review of the Tripartite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mplications for Conceptualization, Operationalizatio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1, 15(3): 290–314
- 36 Jiang J, Song Y, Ke Y, et al. Is disciplinary culture a moderator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6, 17(4): 1391-1408
- 37 何丹, 易芳. 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3, 21(6): 891-892
- 38 Kammeyer- Mueller JD, Judge TA, Scott BA. The role of core self- evaluations in the coping proc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1): 177-195
- 39 Balzarotti S, Biassoni F, Villani D, et al. Implications for Subjectiv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6, 17(1): 125-143

(收稿日期:2020-06-02)

# (上接第655页)

- 18 Davis JP, Berry D, Dumas TM, et al. Substance use outcomes for mindfulness based relapse prevention are partially mediated by reductions in stress: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2018, 91: 37–48
- 19 Garland EL, Kiken LG, Faurot K, et al. Upward Spirals of Mindfulness and Reappraisal: Testing the Mindfulness-to-Meaning Theory with Autoregressive Latent Trajectory Modeling.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17, 41(3): 381-

392

- 20 Garland EL, Farb NA, Goldin RP, et al. Mindfulness Broadens Awareness and Builds Eudaimonic Meaning: A Process Model of Mindful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5, 26(4): 293-314
- 21 Opialla S, Lutz J, Scherpiet S, et al. Neural circuits of emotion regulation: a comparison of mindfulness-based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ies. Europe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2015, 265(1): 45-55

(收稿日期:2020-07-30)